



彼……油桐花，開矣未

民興倩好挖塗機的彼一工，透早就照約束來到山跤，就等待伊喝一聲，準備開始動工。

民興倚佇山坡頂，眼前攏是白茫茫、花開如雪的油桐，規座山親像穿著白紗，早開的嘛早凋謝，伊行佇往山跤落去的小路，跤邊有零零散散幾片早凋的雪花，無氣力的癱著、躺著，恰樹頂彼一簇一簇當開的桐花足鮮明對比。

一蕊桐花親像在捉狎般的飄落，先是摸著伊的肩胛頭，閣來作孽的落下來，拄拄好落佇伊對褲袋仔擣出來準備接聽的手機盒蓋頂面。嘛毋知是因為手機的振動，抑是民興的掀蓋動作，雪白的、正豔的桐花，就按呢落落來，滑落、落落，輕輕的隨淡淡的風，好親像跳完最後一首的輓歌全款，倒轉去原本就屬於伊的大地眠床。

看來，油桐嘛知，這毋是五月的山林的婚禮，而是個最後的嘛是上墳的葬禮，親像無外久進前才落土的阿爸，個親像咧哀悼阿爸恰阿爸的年代……。

阿母一直行佇伊的身軀邊，一句話嘛無講，兩眼無神恬恬綴著民興行。

接起手機仔，民興親像行轉去時光隧道，伊萬萬想袂到敲來的人竟然是二十幾年無聯絡的尤老師，伊閣驚惶閣歡喜……。

「彼……油桐花，開矣未？」

無閒煞阿爸的後事，民興定定一个人坐佇山坡頂，一坐就是一個下晡，目睷內干焦有滿山的油桐，頭殼內是一片空白，心肝頭就算有千頭萬緒的煩惱，毋過，就是整理袂出一個頭緒來。

阿母知道伊心煩，嘛無去攪吵伊，嘛一个人坐佇伊背後的大埕邊，一樣大樟樹的樹仔跤，遠遠看著伊。

一對母仔因就按呢犀牛望月，相對看，煞一直靜靜無講話。

有時陣，民興的牽手昭枝會出來招呼一下，擇一杯茶予個飲，兩人才起身行行咧，看一下，互相笑一下，問幾聲閒仔話，閣再坐倒轉去。

毋過，嘛是著面對現實，該來的總是閃袂開，問題毋是放咧就會當自動消失。就佇民興準備欲轉去台北上班的下晡，阿母上尾猶是先開喙矣。

「阿興，你放心轉去上班，厝裡的代誌你免操煩。」

阿母雖然將話講甲足輕鬆，毋過民興按怎會當無管，按怎會當放心，畢竟伊喙內的「厝」，對阿爸走了後，就賸伊孤孤單單一个人而已。

民興越頭走揣阿母的聲，干焦看著伊規個頭毛攏白蒼蒼矣，親像油桐花，又閣全無彼

款青春模樣，手底弄著一粒油桐果，焦焦扁扁，親像阿母的面，全部勾做一團，直的、橫的條紋，是歲月雕刻出來的皺紋，條紋愈深，風霜愈厚，條紋愈濟，滄桑愈濟。

恍惚中，阿母佇民興的目睷內，著親像一樁老閣焦枝的油桐。這個時陣耳邊竟響起兩位小妹對伊講的言語，個面色只有烏雲搭霧，滿天烏暗暗。

「阿兄，敢袂使將阿母tshuā去你彼遐一站仔，伊攞毋講話，規工失神失神……。」

「真失禮啦！阿兄。阮是嫁出去的查某囡仔，親像潑出去的水，就算有心煞嘛無力，阿母就麻煩你加費心！」

「阿兄，你敢知？莫看阿母外表裝甲真堅強，阮暗時常常聽見阿母在咧吼，閣會一聲長一聲短，喝著阿爸的名！」

民興知影兩位小妹的煩惱，嘛清楚個的為難。毋過，問題的關鍵毋是佇伊，顛倒是阿母。

「阿母，佱我來去台北蹠一站仔，蹠阮兜啦，你足久無去我遐迤迤，隔壁的阿婆定咧數念你啦！」民興試探咧問。

「莫啦！莫去共人攪吵，莫啦！伊嘛真無閒！」阿母以無愛去攪吵別人來應民興，避開直接拒絕民興的邀請，毋過邀請伊的人是民興，毋是阿婆啊！

這予民興不得不直接共伊問。「阿母，來去台北蹠幾工仔，好無？」

阿母猶是搖頭。「莫啦！恁阿爸佇遮無伴。」

兩人靜靜一句話嘛無講，阿母才發現家己講毋著話。「恁阿爸無人拜，袂使！」

「阿爸會體諒你的啦！」民興猶是毋肯放棄，想欲解開阿母心中一條一條的索仔，敢開遐的理也理袂清的糾纏。

「阿妹個攞嘛愛我tshuā你去阮兜蹠，你就tim一下頭，予阮做序細的放心，好無？」

阿母只是搖頭，文文仔笑，這擺啥物嘛無應矣。規个空氣敢若焦焦(ta)凍，過一時仔，伊才閣開喙安慰民興，語氣雖然堅定，毋過聲音有淡薄掣：

「我知道恁遮囡仔的孝心，有這個心就好，我就足歡喜了。莫講矣，我佇遮，有恁阿爸共我保底，你做你放心，免煩惱厝內的代誌。」

民興聽阿母按呢講，煞毋知欲按怎應，閣揣袂出啥物理由來說服阿母。

本來，民興一直以為阿母毋肯佱伊去台北蹠，是蹠袂慣勢敢若烏籠仔的公寓，無地通去過家；當然，阿爸拄過身，無人拜，這應該閣較是伊的考慮。只是伊萬萬想袂到……。

「阿爸！阿媽講欲蹠咱家，問阮好無？」

民興的兩個囡仔展著大大蕊的目睷天真問伊。民興猶袂赴應話，囡仔就閣相爭講。

「才無愛咧！阿媽來，我欲睏佗位？」

「戇人！當然是來佱我擠啊！」

「頂擺，阿公佱阿媽來咱兜，毋就是按呢？你袂記矣？哪會遐緊就袂記得？」

「我才無袂記得咧！你才是大戇呆咧！這擺也無阿公，予阿媽佱你kheh一間就好，我無愛佱阿媽睏，足早就欲叫我睏，攞袂使看電視，足無聊！」

「喂！你足自私ōo！是你較大抑是我較大？孔融讓梨，你捌無？阿媽佱你睏啦！你較細漢，予阿媽照顧你啦！」

「才無愛咧！按呢無公平！阮無愛！」

「至少～至少～予阿媽一人睏一工，一人管一工。」

「無愛～無愛～按呢阮就袂當拍電動，阮才無愛！」

民興聽著兩個囡仔天真的對話，一下攞了解，嘛感覺足悲哀，原來……原來……阿母嘛向望佢伊去蹓台北，毋是煩惱阿爸佇厝無人拜，嘛毋是袂慣勢鳥籠的公寓無地走，其實，伊的心內嘛向望佢孫佢囡蹓做伙，就算有閣較大的無方便，佢逐家蹓做伙，伊就袂寂寞，伊就袂心頭空虛。只是，聽著孫仔天真的對話，伊的心一定像針咧搥……。

民興無去責備兩個囡仔的幼稚無知，只怨嘆家己無能，只恨家己無才情，到台北拍拚，一目瞞(nih)都十外冬矣，嘛干焦勉勉強強揸佇一間三房兩廳的小公寓，逐个月的貸款將伊哲甲親像一隻露螺，寸步難行，彼个貸款毋止是重重的殼，哲甲伊喘袂過來，閣較親像一場噩夢，不但趕袂走，猶閣定定予伊半暝驚醒，假使有一工頭路無矣，是欲按怎咧？

小厝換大厝是做袂到的代誌，毋過排佇眼前的是：假使阿母真正答應欲佢伊去台北蹓，若按呢，阿母欲睏佢位？

民興按呢一想，心肝頭攞無力。

「按呢就予阿母睏細隻的房間，予兩個囡仔揸一間就好！」昭枝並無煩惱阿母蹓的問題，真緊就講出伊的看法。

「按呢囡仔會抗議！」民興無同意，伊煩惱兩個囡仔的心情，嘛煩惱兩個囡仔無知的話會無意中刺傷著阿母。

「囡仔嘛！愛哀罔哀，一兩工就好矣，一兩工就慣勢矣！」昭枝笑伊厚操煩。「無一定，另工咱換大間厝，閣予個一人一間，個閣吵無愛，嫌無聊，愛kheh做伙。」

「咱猶毋是按呢行過來的？」昭枝怪伊上倖囡仔。「細漢的時陣，啥人毋是佢阿兄阿姊小弟小妹擠佇一頂大頂眠床。」

「你ooh！無代誌揣代誌！別人是娶某袂記得阿娘，我看你是有囡仔無愛老母！」

昭枝的話，予民興一條新的路行，加一个想法。所以，伊嘛直接將家己的想法講予阿母聽。

「阿母！你莫聽彼兩個囡仔烏白講，佢我來去台北蹓啦！」

阿母只是文文笑看著伊，無做表示。

「昭枝仔……你的新婦嘛希望阿母來台北，佢阮同齊蹓。」民興嘛換個某來助陣，表示翁某全心，向望阿母會當同意。

阿母閣笑矣，這擺閣加tì頭，看甲民興愈來愈有信心。

「你就蹓蹓彼間細間的，我叫個清清咧，予個兩個兄弟蹓一間，囡仔人kheh做伙，嘛較鬧熱。你講，按呢好無？」

阿母靜靜聽民興講話，耐心聽完民興所有的建議，猶是文文的笑，一下笑，將面的皺紋kheh甲愈濟、哲閣較深。

「阿興！」阿母親像細漢時按呢叫伊，輕輕仔，無緊無慢。

「你好好將家己的厝顧好，好好的栽培兩個囡仔，按呢就好，莫煩惱阿母。阿母蹓遮，蹓這間厝，有恁阿爸，有彼片油桐愛顧，你做你放心。」

民興有喙講甲無瀾，還是請袂振動阿母。

離開的時，阿母倚佇山坡頂，一直揮手佢個講再見。

民興開著車，開過油桐林的時陣，眼前猶是青綠的油桐，毋知當時竟然唸出細漢時阿爸教伊唸的詩句來：「阿爸在世，滿山油桐有人買；阿爸過身，滿山油桐無人惜。」

不知不覺，目屎流落鼻頭，閣「啞」一聲，著滴到喙脣頂鹹鹹的，予伊差一點忍袂牢大聲吼出來。

好佳哉，囡仔的天真拍斷伊的悲哀。

「阿媽，按怎無愛佢咱去台北蹓？」

「伊一个人蹓，天暗矣，欲按怎？」

「我會使佢哥哥蹓一間，我的房間予阿媽蹓啦！」

民興忍袂牢將車停佇路邊，忍著目屎，毋過忍袂牢抽噎的講。

「是按怎無愛將遮的話講予阿媽聽？阿媽聽了，一定足歡喜。」

「阿媽聽了，無一定會答應佢咱去台北蹓！」

兩個囡仔敢若毋相信，全齊喝出：

「真的是無……」

「阿爸！你哪會佇咧哭？是按怎欲哭？」

「阿媽欲佢咱蹓，阿爸，你是按怎欲哭？」

民興無越頭閣去揣阿母，伊知影阿母猶是會予伊全款的答案。

「真gâu！真乖！」

民興轉去到台北拍電話予阿母報平安的時陣，特別講到囡仔所講的話，阿母佇電話彼
端哈哈一直笑，呵咾伊的乖孫。

「另工啦！另工啦！」阿母清彩應付民興閣再對伊提起搬來台北蹓的提議。

民興心內知影欲叫阿母來台北蹓這條路是行袂通的，毋過目睷一瞷，就浮出阿母瘦閣
薄板的身影，孤孤單單行佇彼大片的油桐林中，無阿爸的陪伴，形影閣較細，換了閣較長
矣，暝愈暗……。

「我的隨身聽予阿媽聽，伊就袂無聊矣～。」

「你真慧neh！阿媽聽無啦。叫阿爸買一寡雞予阿媽飼啦！」

「你才慧呢！飼雞欲做啥物？無好耍，我的電動卡帶予伊耍，阿媽一定要甲笑哈
哈！」

「阿媽也毋是囡仔，耍啥物電動？」

「買一隻狗好啦！若是有歹人，伊會保護阿媽！」

「規氣！咱搬轉去好矣！阿媽一定足歡喜！」

「你～豬ooh！搬轉去，咱讀冊欲按怎？阿爸工課欲按怎？」

民興聽著兩個囡仔的話，心肝頭閣歡喜閣悲哀。「搬轉去……搬轉去……」這個呼
喚，毋是無想過，只是……現實……。

「昭枝，咱搬轉去佢阿母蹓，好無？」

有一工，民興倒佇眠床頂，問著身軀邊的牽手。

昭枝無出聲，只是靜靜仔聽。

「我袂放心阿母，伊一个人孤孤單單蹓佇山頂，無依嘛無倚，我聽囡仔講，囡仔嘛講
欲搬轉去陪阿媽！」

民興揣囡仔來thiap跤，加強伊的講法。

「你的工課欲按怎？」昭枝一句話就將民興的規个想法拍敗矣！

煞落來，昭枝一連串的問話，予民興坎起棉被，予暝真正暗矣，連室內的燈光嘛黯
淡啦。

「囡仔讀冊欲按怎？」

「貸款欲按怎？」

「搬轉去，咱欲食啥物？」

「搬轉去，咱欲靠啥物生活？」

民興規个希望攏予人拍熄矣。昭枝的話講了一點嘛無錯，伊就親像天真的囡仔，講著挽天星挽月娘的夢話，毋過，最後嘛是會夢醒的。

民興進嘛無路，退嘛無步，只好目睷金金放著阿母一个人孤孤單單留佇山頂，卻是一點法度嘛無。

只是想法趕袂著情勢的變化，日子的噩夢真緊就揣著民興，雖然毋是失業，毋過嘛差不多矣。

「公司欲派我去大陸。」民興將憂愁共昭枝講。

「啊……你，敢有同意？」輪著昭枝講話大舌矣。

「我敢有通選擇？」民興慘笑著，總是佇人的厝跤，敢會當無認命？

「啥物意思？」昭枝明知故問。

「真簡單啊！公司予阮兩條路……」民興將「阮」講甲足大聲，表示這暴風雨毋止伊一人。「無去大陸，就轉去食家己。」

民興簡單將公司的問題共昭枝講矣，頂頭準備欲遷廠去大陸，所以干焦留下一寡人，將大部分的人遣散；毋過留落來的人，工作的地點卻攏改做大陸，公司愛個過去訓練人員、管理公司。

民興比予遣散的人閣較好一點，加一个選擇：去大陸工作，抑是自動申請資遣。

「你去大陸，那阮母仔囡欲按怎？」昭枝面憂面結問伊。

「我毋去，工課無矣，欲按怎？」

「我無工課，貸款欲按怎？」

民興嘛將一堆問題擲予昭枝，干焦看著昭枝的目頭絞做伙，緊緊鎖牢，變成一條故也故袂開的結。

「我……也……出去食頭路。」昭枝想一个對策。

「啊囡仔咧？囡仔欲按怎？」民興搖頭反對。「莫講外口工課歹揣，就算揣著了，妳的薪水嘛拄好付囡仔安親班的費用。」

民興愛伊就像這幾年全款，好好留佇厝內，照顧兩個囡仔，減少安親托育的費用。

「啊……你……」昭枝真無願意按呢建議，毋過無法度無講矣。「你申請資遣，閣另外揣一份頭路。」

民興猶是搖頭。「我問過矣，像我這款中年失業的，就算揣著頭路，薪水嘛差真濟，可能連貸款都付袂起。」

好親像，所有的路攏是絕路，好親像，干焦接受公司的派遣，去大陸，變做唯一的路，而且是生路。

毋過，昭枝毋肯。

因為，按呢一來，厝無成厝矣，一个厝拆做兩片，一點仔都無圓滿。

民興嘛無想欲按呢，只是敢有法度選擇咧，親像是窮途末路全款，重重疊疊，予現實摺著，予日子縛著，親像露螺的殼落去，予人的肩胛頭強欲崩去。

「若無……」昭枝總算下了決定，這個決定予民興感覺足意外。「咱搬轉去，搬轉去山頂，民興，你毋是一直煩惱阿母一个人蹣嗎？」

「咱搬轉去，至少，毋免閣煩惱阿母矣。」

民興看著昭枝堅定的表情，親像罍全款擡懸罍管，親像鐵甲武士，保護著，保護著家的城堡。

「啊咱欲靠啥物生活？欲食啥物？」

這擺，換做民興憂頭結面一直問。

阿母無意見，無反對嘛無贊成。

只是真煩惱一直問，手裡猶咧擘焦扁的油桐果：「恁轉來山頂欲做啥物？」

「山頂的彼幾甲地，就種一寡麻竹；山腰的，種一寡菇類，猶未想清楚；山跤的彼幾分地，我想欲種草莓。」民興大約講出伊的計畫。

「毋過，咱兜無遮爾濟田啊？欲按怎種？」阿母一時想無，只是趑趑唸。「這馬阿母種的菜園，只不過一分外，除了家己食的，提出去賣的，一個月賣無到兩三千箍，這哪有夠恁一家伙仔生活？」

「就算較早種過，這馬荒去的梨仔園，嘛無你講的遐爾濟，干焦五六分啊！」

「阿興，你是按怎算的？咱兜哪會忽然間生出遮爾濟土地來？」

民興知影，對幾年前，阿爸恰阿母著放棄梨仔園，一擺大風颳將梨仔吹甲倒的倒、斷的斷，閣加上收成時欠跤手，所賣所得的又閣比噴農藥的藥錢閣較少，樹欉嘛老矣，結的果子嘛無濟，上重要的是兩人嘛老矣，佇果樹欉中peh懸peh低的工課嘛做袂來，著按呢順其自然的，予伊荒去、嘛廢去。只是閒袂落來，所以，猶是佇厝附近，彼無到兩分的地，種高麗菜、白菜、頂頭閣搭菜瓜棚仔。

阿母，一直袂記得算，阿爸捌唱予阿興、教阿興聽的彼一大片油桐林。

「阿爸在世，滿山油桐有人買；阿爸過身，滿山油桐無人惜。」

「阿母，咱兜猶有彼一大片油桐林。我想欲用個來開墾、來種作。」

「油桐林～阿興，你是講～？」阿母手中的油桐果落落來，無力的落佇塗跤，袂振袂動。

阿興對阿母tìm頭，目睭看著彼焦枯的油桐果上，頭殼內一下跳接到細漢的時……。

「阿爸，你佇咧做啥物？」坐佇阿爸跤腿的阿興好奇咧問。

阿爸將裝進布袋底曝焦的油桐果，倒出來，挖出油桐子，閣將油桐子、焦殼分裝無仝的布袋內面，一面做工課，一面笑。

「予阿興買糖仔！好無？」阿爸指著裝油桐仔的布袋講。

「噓～袂使講ooh！這是阿爸的『私奇錢』ooh！欲予阿興買糖仔！買迫迫物的ooh！」

「噓～」阿興嘛學著阿爸，把手指頭放佇喙脣，笑咪咪。

毋過，這卻是阿興頭一擺嘛是上尾一擺，聽阿爸講油桐果是伊的「私奇錢」，阿興嘛真正食著阿爸買的糖仔！只是閣再來的歲月中，阿爸無閣挖油桐子矣。

「無人欲買啊！」阿爸輕輕的回答伊，阿興毋知影就連阿爸趁食的油桐果嘛無人買矣，無人閣買伊去做防水油抑是油漆原料矣。

彼時的阿爸有閒的時陣，就教伊唱、叫伊唸：

「阿爸在世，滿山油桐有人買；阿爸過身，滿山油桐無人惜。」

就按呢，油桐的世界離阿興越來越遠，雖然就生佇伊的四邊，陪伊一工一工大漢，毋過阿興卻一點仔感覺嘛無，一直到彼年讀小學做大水……。

民興予西北雨彼時陣的大水困佇學校，轉去欲經過的溪水滿起來，袂當過，伊就恰對山跤來教書的尤老師蹣佇學校的宿舍，三眠三日，無法度轉去。大水退了後，尤老師陪伊轉去，蹣過溪，對山跤行對伊山頂的厝轉去。

彼時，是五月，少年、青春的尤老師，煞比民興閣較好奇，沿路一直問：

「阿興，你共老師講，山頂白白的，彼是啥物？」

老師問的是，滿山遍野開甲白茫茫的油桐，一簇一簇，蹣佇山跤的尤老師無看過。

「油桐，油桐花，阮阿爸講彼是油桐開的花。」

行入油桐林的時，規條小路攏落滿予大水沖落來的油桐花，鋪甲親像一領白地毯。

尤老師情不自禁跤弄手動，躡著跤尾，行佇油桐花路頂，跳咧、跳咧，親像民興恰伊的小妹耍跳格子全款歡喜。

「哇～足嬌的～」尤老師歡喜甲轉圓箍，手放對後面，一輾兩輾……。

兩蕊油桐花，落落來，拄好落佇尤老師的頭毛頂面。

「阿興，後擺我若嫁人，我一定欲行佇這款白色的地毯頂面，你講，這花叫啥物名？」

「油桐花。」

「足嬌，足嬌，油桐花，真正有夠嬌～」

彼是民興頭一擺聽人講油桐花嬌。較早，干焦阿爸講油桐果是伊的「私奇錢」……。

「阿興～」阿母的叫聲將伊換轉來，對遙遠、遙遠的年代換轉來。

「一定欲剷掉油桐是無？」阿母輕聲細說咧問。

民興面對阿母tìm頭。

「按呢ooh……」阿母面色憂憂咧躊躇。

「按呢做……按呢做……恁阿爸就真正離開我矣！無留半點物件矣。」

民興聽會出阿母的話意，剷掉油桐林，阿母對阿爸就無通看、無通摸的思念啊！

「阿母……我嘛無願意啊……」民興心肝頭嘛艱苦起來。

油桐，是阿爸恰阿爸的年代，阿爸靠油桐飼個規家伙，猶靠擘油桐果當作「私奇錢」，買糖仔，買迫退物予伊，毋過遮一切，攏過去矣，親像阿爸嘛過身矣，而且油桐嘛無路用矣，無人買、無人惜……。

「阿母，剷掉油桐，阮規家伙仔搬轉來做山，你講，好無？」

「阿母，你講，好無？」

阿母真毋甘不得不tìm頭，tìm頭。

「彼是你阿爸親手種的啊……」阿母足毋甘閣講一擺。

自從阿母同意民興欲剷掉油桐林的決定了後，民興發現阿母愈來愈怗，人也愈來愈消瘦落肉，烏焦瘦甲親像一根枯枝。

有幾落擺，阿母自動問起倩挖塗機的日子。

「講好猶未？何時欲來？」

才予民興嘛開始躊躇剷油桐的拍算。

「阿母，不如我去山跤揣一份頭路，予昭枝恰囡仔蹣佇遮，將彼塊梨仔園改種草莓，無的確按呢就會使得。」

「莫啦！」阿母反對。「這馬是恁少年的時代，你想好就好。」

「欲剷掉油桐，就剷掉啦！留咧，嘛無路用！」

所以，民興只好照日子進行。就佇倩好挖塗機的彼一工，尤老師的電話煞佇無意中拍來矣。

「彼……油桐花開矣未？」頭一句話就是按呢問。

佇邊的阿母問伊：「阿興，是啥人的電話？挖土機的是無？啥物時陣欲來？」

「毋是啦，毋是挖塗機的。」

「毋是……ooh……」阿母親像得著安慰，放心油桐欲剷掉的時間又閣會當拖一站仔。

「是尤老師啦！阿母，你敢會記得我小學的時陣有一擺做大水，送我轉來的尤老師。」

「ooh……ooh……做大水，尤老師？阿興你講的是彼位嬌嬌仔，人無佹懸的彼位查某老師ooh？」

民興tìm頭，阿母嘛為著家己揣轉來的記持歡喜，展出笑容。

「遐爾久矣……伊拍電話予你，欲創啥？」

「伊問我，油桐花開未？伊講，伊想欲帶tshuā幾個朋友來遮，看花。」

「看花？」阿母毋捌，聽甲霧煞煞。「伊……二十外年無來，拍電話予你，就問這？」

民興tìm頭。

阿母擰頭看著開甲白茫茫的油桐，猶是毋捌。

「花？有啥物好看的？個……都市人真趣味，走來遮……看花？」

阿母眼神遠遠看去，拊起一蕊落落來的花，囡佇手裡，看了閣再看，喙內竟然不知不覺叫出阿爸的名來——阿桐。

越頭又閣換一款面，足緊張問民興。「敢毋是欲剷掉？若個欲來看花？欲按怎？」

「哇～真嬌！今年的油桐花開甲比彼年較濟，較嬌！」

民興tshuā著尤老師佻伊的朋友行佇油桐的小路上，干焦聽尤老師一直呵咾嬌，聲音比少年時閣較歡喜、閣較大聲。

「老師，佳哉你彼通電話這時拍來，若無你就看袂著遮的油桐花矣。」

「為啥物？」尤老師無清楚最近的代誌。「今年也無做大水，就算做大水，親像彼年油桐花落規塗跤，規片攏是白色的，嘛真嬌啊！」伊以為民興講的是油桐花謝的代誌。

民興對老師斟斟酌酌報告，本來倩好挖塗機欲剷掉油桐的代誌，毋過，聽講老師欲來，所以臨時退掉延期矣。

「是按呢ooh！按呢就真無彩矣。」老師無先感謝民興退掉挖土機的代誌，煞先對油桐花欲被剷掉的代誌，感覺可惜。

「按呢，我後擺就揣無少年時代的故事矣。」尤老師一直吐大氣。「彼年……做大水，阿興，你猶會記得無？我tshuā你轉去，遮？毋是，敢若像是佇遐才著，老師比你猶較親像囡仔，耍油桐花的代誌？」

民興當然會記得，尤老師閣像細漢按呢叫伊，叫伊阿興。伊嘛會記得，家己細漢的時陣，阿爸擘油桐果去賣，講彼是阿爸的「私奇錢」，幫伊買糖仔的過去。閣較遠的，親像最近，阿母一直對伊講起古早的代誌，伊佻阿爸種油桐的過去，靠賣油桐餉個大漢的點點滴滴……。伊閣較會記得，阿爸教伊的：

「阿爸在世，滿山油桐有人買；阿爸過身，滿山油桐無人惜。」

「咦？遮的油桐、油桐花，按怎比外面的較細蕊？」陪尤老師同齊來的朋友忽然間按呢問。

民興無應，搖頭。「舊年……舊年親像較大蕊。」

尤老師手底提一蕊，斟酌看。「親像是ooh！我會記得做大水彼年的油桐，無遮爾細蕊。」

「我聽人講，油桐真奇怪，假使土地若有肥，花是母的，母但會結果，而且是闊大蕊闊嬌，母過土壤散赤，為著欲傳花粉，花煞變做公的，瘦瘦細細蕊仔！親像田螺含水過冬全款。」

民興無聽過這款傳說，煞觸動伊浮起阿爸過身了後，阿母的身影，瘦枝落葉。

「老師，你明年就看袂著遮的油桐矣。」

「是啊！無彩！」尤老師提出翕相機。「所以，今仔日我欲加翕幾張仔，後擺老矣，才有回憶。」

「老師，阮阿母笑講，恁都市人真閒，花，哪有啥物好看的？闊遐爾遠走來遮看！」

「揣故事啊！」尤老師一直tshih快門，將一簇一簇的油桐園入來鏡頭內底。

「揣故事？」民興聽甲霧煞煞。

「是啊！較早發生過的，我就揣回憶，揣轉去彼種美好的感覺，親像阿興你恰我佇遮的故事，予我感動的感覺。這馬，發生的，我就將伊存起來，等後擺閣轉來揣。」

「無一定揣會著，無一定攞會全款，母過遮無變，阿興你嘛無變，所以我今仔日足感動，足歡喜；母過遮後擺無油桐矣，等我閣再來，無的確，彼時的我只有感慨，恰我彼時陣的白頭毛全款，感慨。」

民興聽著若捌若母捌，靜靜無出聲。

「你……遮猶閣有人咧賣油桐無？」同齊來的人毋知對佢位拈著一粒焦的油桐果咧問。

民興幌頭。「早就無矣，你手頂彼粒，應該是舊年的，較早阮阿爸攞會拈規个布袋，賣做『私奇錢』，殼做柴燒。」

「足無彩的！前一站仔我恰咧做油漆的朋友開講的時陣，才咧問，毋知佢位有油桐通買？」

一時陣，民興目睭一金。

「足可惜，遮哪會無人咧做民宿的？」

「是啊！除了看油桐，嘛會使教人擘油桐子，好耍嘛！」

「也會使細細間仔，予人煉油，試看覓！一定真特殊。」

「用一面壁，予人用油桐做的油漆去畫，做紀念，來的人後擺一定會閣轉來！」

「不如去買小小的紙傘，予人家己畫、家己漆，嘛袂糗！」

「遮熱人，暗暝一定有火金姑。」

民興聽個一句來一句去，原本烏暗的心肝，忽然光矣，一點一點、一簇一簇，親像天上的星光，嘛像熱天的火金姑，閃閃爍爍。

「按呢真正會有人來嗎？」

「睷咱兜，睷咱這款閣老閣舊的下厝仔，人就肯予咱錢ooh？」

民興將開民宿的想法講予阿母聽的時，阿母雖然懷疑，母過規个人馬上有精神，因為無愛剉油桐矣，所以連續問民興一大堆的問題。

民興只好一直對伊tìm頭。

「毋過，假使無人來，逐家毋知咱這個所在，咱欲靠啥物生活？」

「先賣油桐啊！我揣著矣，有人會買油桐果去煉油！」

「假使人一時來傷濟，咱兜無夠蹠，欲按怎？」

「予個露營啊！咱厝邊隔壁攞搬走矣，租個的厝嘛會使啊！」

民興對厝內的人宣布，毋剉油桐矣，準備改做民宿，拄開始生理無好無要緊，至少賣油桐會當先渡過，若無梨仔園改種草莓的收入，嘛應該會當應付。開民宿，準備予人來遮擘油桐子，煉油，猶有用油桐油漆小紙傘。

「啊我……會當做啥物？」阿母問伊。

「你ooh……阿母……」民興攪著伊的阿母，足久足久的時間，無按呢恰伊sai-nai矣。「你是咱這間民宿的寶，會使煮細漢時煮予阮食的手路菜，你會使教個擘油桐子，你愛講故事ooh！tshuā個去油桐林，講你恰阿爸種油桐的過去……」

「真的ooh？真的ooh？」

「阿母，我騙你欲創啥物？尤老師恰伊的朋友已經共咱介紹一大陣人欲來咱兜逗逗啦！」

兩個囡仔嘛歡頭喜面。

「阿爸，我會曉架網路，我幫你～」

「阿爸，個來，我可以做小導覽～」

民興喙笑目笑，連厝內的昭枝嘛探頭出來。

「恁頭拄仔毋是猶咧講，無想欲搬轉來嗎？」

「油桐當時開？」

「彼……油桐，開矣未？」

從此，民興定定接著遊客的詢問，伊一面看著油桐花，一面回答。心內就按呢浮起阿爸教過伊的話語，毋過伊將伊改做：

阿爸過身，滿山油桐有人惜，有人惜……。

創作理念

油桐，予人的感覺一直屬於客家文化，但伊分佈的範圍也有閩南山區地帶，向望透過這個題材傳達族群融合的涵義。本篇小說，透過油桐的角度，描寫民興因為阿爸的過身，面臨做人序細照顧阿母的兩難，也表傳爸毋疼惜子女的偉大；閩因為社會的變遷，民興佇工課、家庭的照顧衝突當中，選擇轉去故鄉，本想挫掉油桐林改種其他作物維生，殊不知佇阿母的內心，油桐是伊對阿爸的思念，佇一場因緣際會中，因為尤老師的拜訪，不但保留油桐林，也薪火相傳……。

陳文和

彰化縣社頭國小教師

